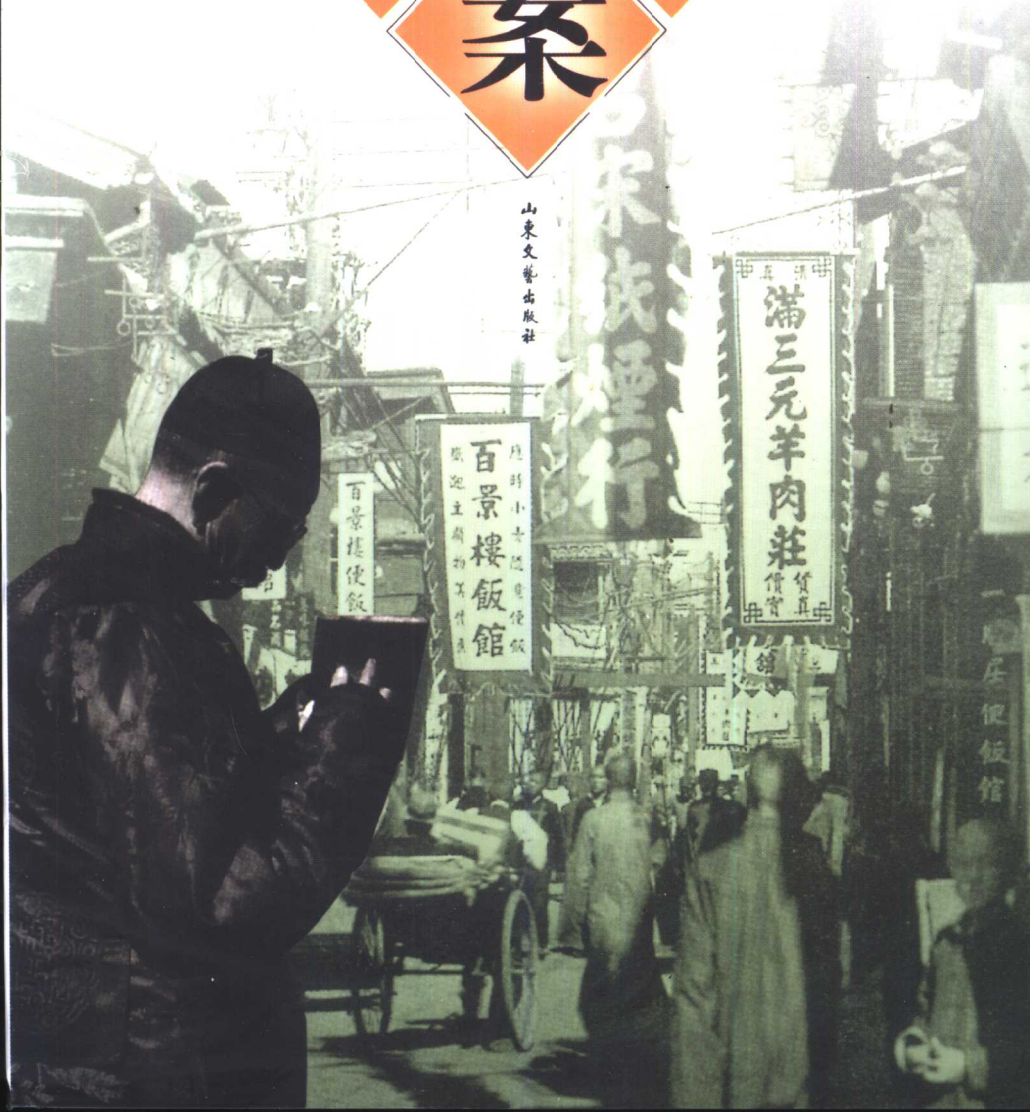


拍 奇 惊 案

山东文艺出版社



装帧设计 长弓
责任编辑 侯书良



《今古传奇》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文学名刊”，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现以历届获奖篇目和入围作品为基础，选取多部深受读者欢迎、具有相当传奇色彩的畅销作品结集成书。本书包括《一级恐惧》、《颠峰的枪手》、《疯狂的蟋蟀》三部作品，以不同的故事和场景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腐败与狭隘。《一级恐惧》写的是一只当年被日军细菌部队遗弃的装有毁灭性细菌的烂铁盒给山村带来一级恐惧式的“瘟疫”，并因此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颠峰的枪手》写的是上海无业青年赵剑锋因其球艺出众而受雇于赌主郎三，后与郎三包养的“二奶”产生恋情，又连续堕入黑帮的“美人计”、“诈赌局”，最终迫其断臂自救的故事。《疯狂的蟋蟀》则展示的是一幅当代沪上《促织》图……

ISBN 7-5329-2025-9



9 787532 920259 >

ISBN 7-5329-2025-9
I·1714 定价 13.80 元

山东文萃出版社



《今古传奇》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文学名刊”，在读者中享有较高的声誉，现以该刊历年来的精彩栏目和入围作品为基础，选取多部深受读者欢迎，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畅销作品结集成书。本书包括《一级恐惧》、《麒麟的枪手》、《疯狂的蟋蟀》三部作品，以不同的故事和场景描写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病、抗争与救赎。《一级恐惧》写的是一只当年被日军细菌部队遗弃的装有毁灭性细菌的烂铁盒给山村带来一级恐惧式的“瘟疫”，并因此而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故事；《麒麟的枪手》写的是上海无业青年赵剑锋因其球艺出众而受雇于赌主郎三，后与郎三包养的“二奶”产生恋情，又连续堕入黑社会的“美人计”、“诈赌局”，最终迫其断臂自救的故事。《疯狂的蟋蟀》则展示了一幅当代沪上《促织》图……

辛保平
邱伟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拍案惊奇/辛保平, 邱伟鸣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2.9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ISBN 7-5329-2025-9

I. 拍… II. ①辛… ②邱… III. 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57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 版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发 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莱芜市圣龙印务书刊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9.125 插页/2 千字/224
印 数 1—10000
定 价 13.80 元

《今古传奇》畅销作品精选丛书

大传奇系列已出书目

亡命江湖	谈歌	黄嘉德	陈祖基著
惊天旧案	叶大春	阿章	黄志远 东方明著
拍案惊奇		辛保平	邱伟鸣著
巾幗血泪	褚远亮	王伶	杨延俊 曹阿娣著

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本丛书少数作者取得联系，请有关作者见书后，致函山东文艺出版社，告知通讯处，以便奉寄稿酬。

内 容 提 要

疯狂的蟋蟀

疯狂的蟋蟀，沪上《促织》图。疯狂的不是蟋蟀，而是人的灵魂。富而思乐，斗虫，一乐也。上海滩上蟋蟀大战，乐此不疲者，达数十万之众。有的玩出高雅，有的玩得粗鄙，有的玩入疯狂。玩虫即玩人，人的灵魂在虫的角逐中曝光显影。

邱伟鸣的作品堪称雅俗共赏的典范，极重故事性、传奇性，作者是一个好玩的人，写的也是一些好玩的事，在所描述的现实生活中一些“雅玩”行当里，把人生的况味及人性的善恶揭示得淋漓尽致。

巅峰的“枪手”

旧时考场舞弊成风，有腹怀经纶而官运不济者专事冒名顶替，每逢秋试便入闱为他人捉刀作卷而谋取钱财，世人谓之曰“枪手”。今各大弹子房中，尝每见身手不凡者，凭娴熟老辣之技法受雇于赌主，行中人亦以“枪手”而名之。上海滩上，无业青年赵剑锋因其出色的球艺而受雇于赌主郎三，横扫对手，称霸沪上。郎三财源大进，却不料赵剑锋与郎三的“包二奶”

香月产生了恋情，在香月的影响下，剑锋决定洗手不干，然郎三采取下作手段逼迫剑锋就范，先派人撞伤其相依为命的爷爷，后唆使受他控制的发廊妹向其催债，剑锋不得不重操旧业，为其效命。被郎三打得一败涂地的对手也用美人计施之于剑锋，郎三察其阴谋，将计就计，决战之前，劫得与剑锋性命相关的两位女子，欲控制比赛结果，作垂死挣扎。剑锋一怒之下，自断其手，以示决裂之决心。

该作集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不愧为通俗文学中的上乘佳作。香月虽也曾被侮辱被损害，仍是个良知未泯的可爱女性；赵剑锋的经验虽不可取，但他的教训当对世人有所警醒切莫给人当枪使，做人得有自己的主心骨。

一 级 恐 惧

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十八里坡，两个农民在河里淘沙卖钱时，不巧挖得一只锈烂了的铁匣子，以为得了大财喜，他们万万想不到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日军细菌部队撤退此地时留下的祸根。细菌在村子里迅速蔓延，一千多人的山村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死于这场“瘟疫”，一时间陷入极度恐慌。市传染病防治所的专家季香不顾个人安危率队前去治疗，当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紧急向市委书记和市长求援，市里虽然在物资和人力上给以支持，却拒绝了她向国外媒体披露消息请求国际专家支援的要求，原因是怕消息外漏之后而影响投资环境，遂给及时救治增加了困难。而在十八里坡，被铁网武警封锁隔离起来的村民们试图冲出重围，寻求生路，暴动一触即发；季香的儿子前来寻找母亲，不慎染病，危在旦夕。季香冲破重重阻力，

冒着极大风险，从国际互联网上发布了消息，终于获得了克制此病的重要线索。但是就在病情得到控制，村民和儿子有望获救的时刻，季香为了制止村民骚动，不幸遇难。

该作构思奇特，情节惊险，结构谨严，想像力丰富，在惊心动魄的描述之中，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弊端和狭隘、腐败的东西也一一展示出来，发人深醒，耐人寻味。对比一下前不久广西南特锡矿悲剧发生之后，各级地方长官和不法奸商封锁消息的事情，更感到这部作品巨大的现实意义。

目 录

疯狂的蟋蟀·····	邱伟鸣(1)
巅峰的“枪手”·····	邱伟鸣(64)
一级恐惧·····	辛保平(158)

疯狂的蟋蟀

邱伟鸣

[题记]

夫造化之繁生，众矣。独促织之见重于人，何也？盖其鸣如鹦鹉之能言，黄鹌之善斗，体态玲珑，色若墨玉，故人有爱而畜之者盛。然亦一技耳。促织虽微，秉阴阳五行之气而成，其类分六色，且有五德，人鲜能知：鸣不失时，是其信也；遇敌必斗，是其勇也；寒则归宇，识时务也；伤重自死，是其忠也；败则不鸣，知其辱也。此五德，他物能几乃乎？故幽风有在堂之篇，积声有唧唧之赋。畜养始自于唐，为宫闱之乐，盛行于宋，消秋风肃杀之气，继后世世有之非无谓也。如东坡公之清雅，佛印师之高妙，山谷子之旷达，云林叟之高尚，此数士诚为人所钦仰也，皆好之名立议论。听其鸣可以忘情，观其斗可以怡情，始知非止悦目赏心，实志之一助也。

[又记]

促织，俗谓蟋蟀，异名蚕、莎鸡、蜻蚓、络纬、吟恐、蛩秋凡十有七种，上海畜养圈中人皆以一字称之——虫。

一、近白露 听雨斋再相虫色 逾古稀 老虫师突发奇招

应继业一向晏起，照例要等到阿四头店里的乡下小伙计提着竹篮，在楼梯口叫几声“应老板，辰光不早了”，方肯起身。

他下床后，趿着鞋，走过去拔了门闩，又懒懒地回到床上。其实他早醒了，只是懒得起床罢了。

小伙计用身子顶开门进来，开窗，抹桌，把饭篮里的东西一五一十地端出摆好，转身拎起空热水瓶，低声说句“没事我走了”，便即离去。

这时的应继业，身子半躺半倚，眼睛似闭未闭，细细地享受一番“老板”这两个字眼所带来的难以言传的快感。一天就这么一回，三两分钟转瞬即逝，而他却为此断断续续地做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梦。

早点很对胃口：香葱小刀面，鲜菇素什锦浇头，巨峰葡萄一串，新澄西瓜一瓣。阿四头这小子做生意确实是有点花样经的，难怪他会发财。应继业满意地用自备的象牙筷拨开面浇头，先尖起嘴唇啜了一小口面汤润润舌腔，然后就大刀阔斧地干起来。

打开始起，他就再三关照过阿四头，中晚两顿可以吃店里做生意卖的饭菜，唯独早饭最要紧。粮店里的面食不行，碱水重，定要案板上手工擀出来的面条，面浇头要常换花样，要现炒。

当时阿四头一口答应，吩咐手下人照办不误。近来照料得似乎越发殷勤，难道他又想打什么算盘？

应继业心中隐隐有些不悦。老实讲，当初答应三百元钱一个月把街面上的房子租给他开店，纯粹看在他那可怜巴巴的处境和彼此亲戚的分上，如今他腰杆粗了便要想要滑头，怕没那么容易，上当只一次。时间过得真快，一晃眼三年过去了，实在叫人

吃惊。其实呢，他阿四头如今当老板，钞票像自来水般地流进腰包，房租翻一番，大不了每月多花三百块钱，还不是黄牛身上拔根毛的事情？

应继业皱皱鼻尖推开了碗筷，顺手朝嘴里扔了两颗葡萄，慢慢地用舌头顶出酸甜的汁来。

他的屋子简朴到近于寒酸的地步。一床一橱一桌两椅都是旧的，式样老而油漆斑驳；单人沙发一只瘪了弹簧，一只露着馅；两轴算不得上乘的字画，不起眼地悬在壁上。那是应继业落实政策回上海那年，由世交吴先生特意写就的。没有电冰箱，没有音响设备，连黑白电视机也没有一部；枕头边甩一只黑不溜秋的袖珍收音机，偶有梅、程、谭、马的京剧老段子，才打开听一段。这一切，应继业觉得蛮不错了，比在青海服劳改的日子强似天上地下。

常有人劝他找个老婆，年轻夫妻老来伴嘛。孔逸舫最起劲，时不时提出一个来要他去看看。应继业每每谢绝。年轻时那么想找，却找不到，老了反倒吃香起来，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眼下的日子不是很惬意么？自由自在，无牵无挂，一日三餐自有人热汤热水地端上来，还要怎样？大半辈子光棍打下来了，对女人的兴趣已被岁月磨败得所剩无几了，还找什么老伴？上海滩如今除了暴发的个体户，能过得上这种日子的人又能有几个？

邻居家的钟“当”地敲了一声，九点半了。应继业估计阿炳该到吴先生家了。便拿起西瓜胡乱啃了几口，揣上眼镜出门，直奔吴先生家而去。

这吴先生祖籍姑苏，年逾古稀，单名一个勔字。然而就是在他年轻时，也是叫他先生的人居多。一则他这个既不读冒也不念力的“勔”字，难倒了不少半瓶醋；另外，老先生终身不仕不商不医不工，功名两字淡泊如烟，唯爱书法、治印、诵经、读史，又生得清癯白净，五髯如银，众人眼里是一个书生。

读书人不结交文人墨客，却甘愿同牌迷、虫师、茶客为伍，玩些花鸟鱼虫，把个祖传的字画墨宝变卖殆尽。上海解放前夕，他太太抛下两个女儿跟着一个军官去了香港，他这才稍作收敛，央人在誊写社找了个不坐班的活儿。业余时又涂些字头画脑，投给报纸补白，以维持三人生计。

今日逢五，照例是阿炳上门的日子。吴先生起个大早，先在庭院里打一套六十四路的太极拳，又将凉露的花棚席帘放下来，便开始侍弄那几笼鸟儿。

庭院里有两株丈余高的美人蕉，青翠黛绿的大蕉叶上沾满晨露，清香沁人。若逢雨天，这蕉叶上便奏起奔马之音。读书人喜爱风雅，故命名此屋为“听雨斋”。蕉下花圃间，便是养虫的绝好所在。当年，应继业的父亲应敬仁同人家斗虫，输得焦头烂额之际，起用了吴勛极力推荐的一条异相虫，结果反败为胜，便把赢下孔家的这幢坐落在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石库门房子，交给吴先生居住。未及一年，恰逢上海解放，他就成了当然的房主填了户籍，父女几个居住至今。

平常日子，吴先生总是上楼去同大女儿家一起吃早点，然后独自再来“听雨斋”，写些字画或偶尔干些誊写社老同事揽来的纸笔生活。今天，他特意关照外孙女把早点送进来。今天是七月初五，离白露只有半个月光景，养在阿炳父亲老根宝处的那批小东西要接回来了。这是老规矩，几十年前沿袭下来的。

早秋里，他曾同应继业一起赶到七宝镇乡下，在老根宝处相中了十二条（只）虫，当场付定金封笼入地穴。以后每逢旬五，老根宝就差阿炳将虫送到“听雨斋”，让老主顾们验看虫色，并带回虫主们的意思，或加土或出风等等。

应继业的父亲敬仁老板在世时，这虫是不往上海送的。七宝镇离上海市区近两小时路程，恐怕天热车颠伤了虫身，吴先生和应敬仁总是结伴乘车到七宝。

如今，敬仁老板早已故世，吴先生也年老力衰，每隔十天便下乡一次，委实吃力，但虫色又不可不验，便由阿炳用特制的竹笼提到上海，验毕再提回去。早班车来，中班车走，阴雨天顺延，好在早秋只是月余时间。

巧正巧，应继业赶到“听雨斋”的时候，阿炳也刚来不久，正坐在桌角吃西瓜。他见应继业进来，忙起身叫声“阿叔”。

这阿炳是周根宝四十岁上生的奶末头儿子，呱呱落地时恰逢国家遭受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小时候基础没有打好，到现在二十六七岁了，个头还不满一米五，一张脸看上去像个大孩子。他人极老实，又肯吃苦，颇得其父真传，同几十年前，敬仁老板那辈子人在茶馆店门口看到的那个小跟漂——周根宝活脱一样。

十二只乌泥盆在紫红色的书桌上一字摆开，这便是今年的“兵”、今年的“将”了。应继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抽出六张人民银行新印的伍拾元币，放在阿炳面前。这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旧例，虫价按质面议，相中后先付一半作为定金，白露前半个月交虫，如无差错再付一半。

“阿炳，这里是三百块，先收起来吧。”

“不忙不忙，”阿炳忙放下吃了一半的西瓜，“你们先验验虫，我还要到横浜桥孔家去一趟，等我回来再算好了。”

应继业这才注意到，桌脚边另有两个竹笼箱。笼口都用小铁锁锁着。漂虫客的行规：凡付过定金的虫，除主人家一概不得给外人看。

“孔家不是十条虫吗？”应继业发觉竹笼箱不小。

“原先是十条，后来孔先生又带来个胖胖的客人，爹答应加五条。”阿炳老老实实地回答。

应继业不禁同吴先生对望了一眼，心里有数，那胖的客人必定是孟珂无疑了。孔逸舫怎么会把他带到七宝去的，其中有什么奥妙？

阿炳站起来擦擦嘴，指指书案上最后一只盆说：“吴先生，应阿叔，真对不起，爹爹再三叫我打招呼：前几天入水洗浴的时候，不小心把这条虫的触须碰断了，恐怕伤了牙板，如果不喜欢的话，爹叫我把这条虫带回去，少收一百块钱。”

吴先生一听，忙趋步上前去，架起眼镜揭盆一看，原来是那条淡黄虫。近三铢的身躯，白足黄肉乌钢牙，极薄的翅翼上幽幽地闪烁着淡淡的蓝光。此刻，只见它拉长前后足，紧紧地贴着盆壁，躯干几乎成了侧弧形，无论怎么看它都一动不动，甚至连两根短短的触须都懒得晃动一下，仿佛玉雕一般。

虫师选虫，都是集多年的胜绩或败绩的经验，一锤定音。当初，这条淡黄虫头如蜜蜡，翅若金泥，腿有青斑，唯颈盛白毛如冬瓜皮，难归正色流。在老根宝家几百条虫里仅属中偏上。起先应继业未选上它，吴先生也未选上它，后来睡了一夜，吴先生忽又执意非要留它不可，结果又开笼用一条朱头虫换了它。以后月余，此虫越翻越淡，腿上青斑褪尽，翅生蓝色，这才引人注目起来。岂料未上沙场先折双须，虫威顿减。而且虫之触须，犹如人之五官，嗅气味，辨声音，测方向，找目标都得依靠它；另外须通牙关，须损而牙伤，打斗起来如何不吃亏？

“哈哈哈哈哈，你爹爹也真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区区条把虫有啥关系？这条虫算我的。”吴先生爽朗一笑，随即端着手中的虫盆走到庭院中，一翻手掌盆底朝天。那条淡黄虫如遇大赦，三蹿两跳隐没在花圃中。

此举颇为突兀，把应继业惊得目瞪口呆。眼下虽说吃穿不愁，但每月进账毕竟有限，一百块钱终究是笔不大不小的数目哪。抬头望吴助，只见老先生五髯轻拂，神色自若，毫无痛惜之意。

二、觅古盆 孔逸舫浴室结新友 涉虫道 胖孟珂七宝罗名将

孔逸舫结识孟珂是在去年秋天，那是极偶然的一个机会。

孔逸舫家住四川路横浜桥一条窄弄堂内，一家三代六口人挤居在两间不大的老房子里，虽有煤气但无卫生设备，因此每逢店休日他必上附近的龙泉浴室洗澡。几十年来，浴室里的师傅换了好几茬，他自己也从一个服装店营业员晋升到店经理，但这个习惯却始终没有改掉。

那天洗完澡，孔逸舫便腰间搭条浴巾，仰面躺在单人椅榻上消汗养神。

每天下午，上海滩上凡稍有点名气的浴室，头汤浴客几乎都是些暴发的个体户。他们需要松散松散筋骨，天南地北地吹吹，借此炫耀富足，取得信息，以便以最佳的体力和智力状态，投入到随夜幕降临而来的各种合法与非法的活动中去。

孔逸舫虽说是个拿月薪的店经理，但他爹死前记在他名下的那笔补发钱，足够他同眼前的“个佬”们平起平坐。所以他每周一次在这儿占一席之地，也是顺理成章的。他这样的常客，对耳边的聒噪早已司空见惯。而正当他昏昏欲睡之际，忽听得左近有人谈起虫经，忙支起耳朵。

“讲点你听听，老阿弟！人是三分先天，七分教养；而花鸟鱼虫则是七分种气，三分养功。别小看这三分，成败兴旺都在这上面。老阿弟你喜欢热带鱼，自然明白养鱼是养草的道理，叫做好鱼易得，名草难求。养虫也一样，有上品虫而无正宗盆，时间一长好虫就变成瘟虫、病虫，白天畏光，夜间爬壁，万一斗起来哪有不败的道理？再则虫自土生，一年一造，只要耐心寻觅，总有一条、两条将军虫。而正宗名盆，如明朝永乐盆、宣德盆，清

朝紫龙盆，上海滩的虫师中有几个手里拿得出来？更别说宋朝平章盆，元朝象窑盆、王府盆。你老阿弟恐怕连听都没有听到过吧？”

“乖乖！看不出你孟胖子道行这么深！祖上到底是做古董生意的。啥辰光拿两只出来让我长长见识？”

“唉，当年‘破四旧’的时候，都叫红卫兵给砸碎啦！要是留几只到现在，石骨铁硬是古玩之物！到底值多少钱，我自己也不晓得了。”

孔逸舫禁不住把眼光也向那位“孟胖子”。此人年近不惑，气色绝好，只是太胖，一身松肉打着深深的皱折。他极想同这胖子攀谈攀谈，可又苦于一无无从谈起。不过他心中有底，此时此刻在此地的人，大都乐于同别人交往。

时间倒退几十年，四川路横浜桥孔家养虫在沪上是颇有点名气的。孔逸舫的父亲年轻时只身从杭州投亲到上海，在米行生意时正巧遇上个虫迷老板。每逢夏秋时节，米行老板就叫到老家去收虫。杭（州）绍（兴）一带早秋出名虫，这是好多虫谱上都有记载的。主仆俩惨淡经营，同心同德，不几年居然大发了，其时两人关系便由主雇转为翁婿。米行老板膝下唯一千金，百年后自然婿代子位，孔家便独撑门面，又经数载搏风斗雨，逐渐成了养虫界的名宿，烜烜赫赫了好一阵。不料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到上海临解放那些年，孔家逢斗必输，一连数秋几乎把老底赔尽。现在吴助住的那幢房子就是那时输给应敬仁的，使孔家后代孔逸舫辈只能几代人蜗居在一起。不过凡事有得必有失，有失亦必有得。划成份的时候孔家给划成小业主，儿孙们又少受许多磨难。

孔逸舫手中有只古盆，据说出自明朝永乐年间无锡制盆名匠杨德兴之手。这是他外公祖上传下来的。该盆通体细腻光洁，壁直坯薄，盆底钤“永乐杨德兴造”六个篆体阳文，盆盖唯正楷“将军”两字，别无装饰，质朴无华。五百多年来真不知畜养过